

冬景

张炜

张炜短篇小说选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华语短经典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冬景:张炜短篇小说选/张炜著. —上海: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6
(华语短经典)
ISBN 978-7-5675-6041-3

I. ①冬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
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10642 号

冬景

张炜短篇小说选

著 者 张 炜
项目编辑 陈 斌 许 静
审读编辑 李玮慧
特约编辑 杜 晗
装帧设计 高静芳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 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开 本 787×1092 32 开
印 张 7.25
字 数 128 千字
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
书 号 ISBN 978-7-5675-6041-3/I·1643
定 价 39.00 元

出 版 人 王 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目 录

钻玉米地_001

锈刀_025

铺老_035

开滩_046

叶春_056

槐岗_068

紫色眉豆花_078

一潭清水_099

黑鲨洋_118

海边的雪_147

梦中苦辩_175

冬景_197

烟叶_217

钻玉米地

无边无际的大玉米地里有什么？肥壮的玉米棵遮天蔽日，一片连着一片。无数的刺猬、兔子、黄狼、草獾，还有狐狸，都从里面跑出来。各种鸟雀一群群钻进钻出，喧闹着。你站在玉米地边，可以听见十分古怪的声音，有咳，有笑，有呼呼的喘息。

该进玉米地里看看去，看看究竟有些什么？人的一辈子不钻到玉米地里去几次，那可太亏太亏了。钻玉米地啊！

我们钻进玉米地，就像刮了一阵风。呼啦啦，玉米棵儿一溜儿摇动，叶子乱舞，大玉米穗子乱晃悠。我们尽量不把玉米棵子碰折，而是侧着身子，沿地垄往里跑。跑得越深，天色越暗，大玉米地深处黑乎乎的，远离村庄和学校。地的当心是谁也不曾去过的一个世界呀，是冒险的人才会得到的一个好地方。

男的有两个人结伴就敢钻到地当心；女的要有一群才敢往深处钻。她们什么都怕，怕野物也怕人。如果有不认识的人从玉米棵里钻出一个头来，她们就吓得呀一声跑开了。玉米叶子扫在她们的脸上、手上，扫出了小小的血口子。尽管这样她们还是要来。因为这玉米地里有馋人的好东西。

如果趁月亮天里钻进去，那就更来劲了。月亮天玉米棵里奇怪极了，各种声音响个不停，从声音里你就可以明白，这里面的东西和故事多了。一个人只要有胆量，就能找到他需要的一切。你想想看，玉米地这么大，什么东西没有呢？

小村里的人聪明得很，他们守着庄稼地过了一辈子，可知道土地的脾性：能滋生各种东西，也能招引来各种东西，更能埋藏下各种东西。比如人吧，最后还不是要入土？所以你缺了什么不用愁，只管跟土地要去。

秋天到了，玉米棵子连成大海大林，这不是个好机会吗？

小孩子们嘴馋，嚷着要吃瓜。哪里有钱去买？自己去找吧！他们呼啦啦钻进玉米地里，伸手扒拉开玉米叶儿，小鼻子不停地吸气儿，专门冲着香气去。一大片土地上藏下的瓜儿可多极了，你得用心找才行。终于找着了，一个金黄金黄的小瓜，像大鸭蛋似的，香得都不好意思吃。还有黄瓜、西红柿，它们的气味都比菜园里的好。瓜儿偷偷生在暗处，找它们的人在明

处；它们不吭声。可它们有气味——于是它们就设法儿掩盖自己的气味。你可以看见它们的旁边有一株野花，花朵放出刺鼻的怪味儿。这就是瓜儿的诡计。它们设法让别的气味蒙骗人们。

小炕理进玉米地里找瓜。他很想找一个西瓜。西瓜不易找，因为西瓜没有什么气味，而且容易和青草长在一起，你看不见。玉米地里的各种花草很多，多得叫不上名字来。什么野菠菜、野蒜、酸菜、三棱草……谁也数不清。有时你看见一片黄花，有时你看见一片红花。

小炕理胆子很大，他敢于一个人钻进钻出。他在地里像个野猪一样，呼噜呼噜喘着拱着，不知寻到了多少好东西。他随身有个大口袋，吃不了的瓜就装进去。他找到的大南瓜有十几斤重，全家用它熬甜饭喝。他还找到了野葫芦，做了一个挺好的水瓢。

小炕理的奶奶喜欢养猫，可是那时候猫很缺，要弄一只猫可不容易。自从老猫没了以后，炕理奶奶就想它。老人爱猫就像爱孩子差不多，整天说：“我的猫呀！我的猫呀！”炕理说：“奶奶，我设法到玉米地里找一只去！”奶奶说：“胡诌！地里什么都有呀？”小炕理就弄了一个暗扣绳下在地里，又设法把一只小麻雀放在机关上。

两天过去了，暗扣儿套住了其他野物，就是没有套住猫。

小炕理并不灰心，他坚持了十几天。有一天他正在地里打瞌睡，突然有喵喵的叫声，一声比一声凄厉。他一下跳了起来，跑近了一看，见套住了一只长爪儿黑白花小猫。小猫野性十足，一看就知道是在野地里生活久了的东西。它胡乱蹬人，咬人，大嘶大叫。小炕理不得不揍了它一顿，绑上，带回了家来。

开始几天不喂它，硬饿硬饿；后来眼看它饿得站不起来了，才由老奶奶喂一点点东西。但是始终都未敢松了绳子，一直捆在桌子腿上。小猫一直处在饥饿状态，也一直由奶奶喂它。到后来它终于死也不肯离开老人了，温顺得很，老人可以一天到晚抱着它。

它长得很快，一年多的时间，它像个小老虎一样。谁见了都夸这是一只好猫，是猫中之王。

这只猫捉鼠很多，还能捉到麻雀、乌鸦、喜鹊，甚至能捉到大鹰。这是一只攻无不克的猫。

可惜炕理奶奶死后第二年，这只猫误食了死鼠，被鼠肚里的毒药毒死了。

炕理的父亲是个勤劳的人，整天劳动，喂猪喂鸡喂鸭。可是家里很穷。一头猪喂肥了卖掉，还舍不得钱买小猪。

也许是炕理找猫的经历启发了他，他有一段时间整天想到玉米地里去。那里面肯定有，因为人们经常抱怨庄稼被猪拱坏

了。看来没有主人的猪会有的，至于它们究竟来自哪里，谁也不想去问。田野这么辽阔，里面什么都会有，这本来就是不成问题的。不过弄猪要有耐心，不能太急。炕理爸起了心就收不住，没事就往地里跑。他准备了一个捕鸟网，如果发现有了目标，就会架了网，然后从一个方向轰赶。

猪毕竟是猪，并不那么容易得到。一个多月过去了，炕理爸仍未如愿。可是他非常注意地上的印痕，不止一次发现有被猪拱过的痕迹。有一天他在玉米地里听到了呼呼大喘的声音，摸索着凑近了，真的看到了一头油亮亮的小猪。多么好的小猪，小猪嘴儿也油黑发亮。他笑得脸上开了花，一时倒忘了怎么去逮它。他认为它差不多已经是自己的了。他这样想着往前摸爬了一段，眼看就要揪到那可爱的小猪腿了。他猛一伸手，小猪猛一下跑了，发出“咕咕咕”一溜惊喘，没了影子。

他的确感到了小猪的热乎乎的皮肤。可是这次机会就这样失去了。不过他心里更加坚定了，认定玉米地里可以捉到他所需要的东西哩！他更加起劲地到地里来，一早一晚，只要是不出工，总会钻进去，一边拔草，一边寻找。

大约又过去了十几天，他终于发现了它。

这一次他总结了教训，先张网，然后小心地移近，一切都做得没法再谨慎了。当然，最后他是捉到了。小猪没命地喊

叫，他拍打它，亲它，说：“别哭了别哭了，有个家就比没有家强——咱回家去哩！”他差不多是把小猪一口气抱回去的，并从此开始了精心喂养。

这只野地里捉来的小猪长得很好。由于它的身架儿毛色及各方面都让人满意，所以最后没有舍得阉成肥猪，而是喂成了一头不错的种猪。

土成是个懒汉，没有媳妇。他熬到了三十多岁，还是没有。土成焦急得很，动不动就发火，有时连村里的领导也骂。他脸色发黄，不愿洗澡，身上灰尘很多。这样越发没有姑娘跟他了，连跟他说话的都不多。土成说：“一个一个都长得有限。”那意思是他还看不上她们呢。大家都说土成的事要麻烦。

他自己不往好的地方发展，而是顺着劲儿走下坡路，做了一些不太光彩的事。比如说他常趴在别人家的后窗看一会儿；还偷过鸡。总之他的名声越来越坏。他刚刚三十来岁，就学着老年人的样子，装成有气无力的模样，还故意不系腰带，而是在裤腰那儿挽个疙瘩。

一个青年丢失了青春的气息，也就根本不可爱了。看来他也不准备再娶媳妇了。因为他甚至发展到这样的程度：一连几天不洗脸。他脸上的黑灰十分明显，鼻子两侧已经有硬币那么厚。平常他的生活很单调，除了下地干点活，再就是随便躺一

会儿。走到哪儿躺哪儿，街头巷尾，树底下，草垛跟。他躺下就不愿意动，也不睡，只是打瞌睡，眯着眼想事。他想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。开始有人以为他长了什么病，后来也就习惯了。

土成的个子很高，身材比较细，比较柔软，像是个没有骨头的人。他什么都吃，不讲卫生，有时吃得肚子滚圆，有时饿得直不起腰。他偷了好吃的东西，拢把草就烧起来。有时候他一个人坐在大树底下，坐着坐着就哎哟起来，像肚子疼似的。“你肚子疼吗？”有人这样问他。他谁也不理，只是哎哟，发出一连串奇怪的声音。他那时的眼睛眯着，有时突然睁大了，里面有一汪泪。

后来有人明白了，说土成伤心。

土成说谁家姑娘如果给他当媳妇，他抱着就跑。往哪儿跑？往家跑。他说不让她干活，只让她吃好的，喂她白面馒头和咸鱼什么的。大伙都说土成原来是个好人。

虽然这样说，他还是一个人过日子。

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常常去玉米地里了。有时一整天在里面瞎蹓，误了出工干活。他打个什么谱，慢慢大家都明白了。他是想在里面找个媳妇也说不定呢。不过媳妇毕竟不是西瓜蘑菇之类，也不是一般的野物，要找到不易啊！

当然，姑娘们有不少进玉米地的，她们进去摘野果啦，拔

野菜啦，玩啦，解手啦。不过她们可不会找土成。她们一般都不喜欢他。她们只有一点坚信不疑：土成还算老实，不会对她们动手动脚。

土成趴在玉米地最深处，一躺就是一天。饿了，他扒开玉米皮，啃一个嫩玉米穗子；真的困了，就睡一会儿。刺猬、黄鼠狼都不太怕他，有时就从他身边走过。他还伸手捏过它们的小脚丫。

一个秋天快要过去的时候，土成创造了个奇迹。

那是一个黄昏，他走出了玉米地，后面还跟着一个头发黄黄、瘦瘦薄薄的姑娘。姑娘除了两眼有光，周身都是黯淡的。她大约有十八九岁，步子很小，像是害怕什么。问她多大了？她说二十五了。看来她发育不好，看上去还不够成熟。土成找到村里领导，问跟她成家行不行？领导说当然行了。

原来姑娘是南方穷地方下来的，秋天蹿到庄稼地里，走哪儿算哪儿。她有一天在玉米地里，见一条长虫爬近了睡着的土成，就替他赶开。他醒了，正做梦，一睁眼就把她抱住了。土成那会儿不像个安分人，他们打打闹闹就熟了。不过姑娘第一天并未跟他走出来，而是一个人留在地里过夜。土成回了家，半夜睡不着，就揣了几个玉米饼，抱着席子被子钻进玉米地里。地里有月光儿，他找到了她，把东西放下，说了三五句话，就

回来了。

土成那些日子差不多都是在玉米地里。那里面藏下了她这个人，谁也不知道。一连多少天过去了，他终于把姑娘领回家了。

后来那个黄瘦姑娘渐渐胖了，像模像样了，还生了两个小儿子。土成也讲究起来，不仅按时洗脸，过节时还要穿袜子，冬天戴护耳套。

锅头老叔的儿子比土成还要大五六岁，难坏了老叔。他名字叫“小就”，长了副很奇怪的样子，主要是粗矮异常，不过身体十分强壮。他口吃，但是憨厚，最爱帮大娘大婶干活儿。她们走在路上，扛着东西，只要小就看见了，一定要替下她们来。“小就娶不上媳妇，冤！”她们都这么说。可是她们谁也不把自己的女儿嫁过去。锅头老叔有时很粗野地骂她们，街上的小孩子渐渐也学会了这么骂。老叔带坏了村风。

土成的婚事大大启发了锅头老叔。他催促儿子，说连土成都不如，那可就白活了。儿子不愿到玉米地里去，再三劝导才跑进去了几次，可是并不深入。老叔说：“你得往深里走，见了女的多说话，一遭不行两遭！”

小就几乎没有机会同姑娘们说话。姑娘们在玉米地里见了，他，老远就跑。因为都知道他在这儿干什么，她们害怕。其

实小就是个老实人，在玉米地里主要是拔草，拔了一大捆又一大捆。

仅有的一次说话，是同一个采野菜的老太婆。老太婆坐在玉米棵下，数叨了半天她男人在世时的“好处”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小就不由得跟着哭起来。后来老太婆拍拍身上的土末子走了，又留下了他一个人。

锅头老叔带上一口袋上好的烟末去了玉米地。他慢慢地吸烟，捎带做点活计，安心地等待机会。他要亲手给儿子找个媳妇。他不信没有机会。

玉米地里好热闹啊，有时真有不少姑娘钻进来呢。不过她们大半是年纪轻轻的本村人，主动过来逗锅头老叔。老叔说：“你们懂什么才是好？”她们都说：“俺不懂。”老叔又说：“矮壮矮壮，不矮能壮？庄稼日子讲个身子结实，又不是天天板着脸看。”姑娘们哈哈大笑，拍着手，跺着脚，呼啦呼啦跑出了玉米地。

庄稼快熟了的时候，有外地人顺着大路流过来。他们都是些吃百家饭的人，夜间就在沟渠里、庄稼地里过夜。其中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都是些吃了上顿不愁下顿、到了秋天高兴得直打滚的人。

老叔就想打他们的主意。他对他们当中的女人们说：“人这

一辈子，走到哪里才是一站？不如见好就收，找个窝儿趴下。”女人说：“瞧你老人家说的，谁家没有个人等着？俺人穷志不短哪！”老叔无话可说了。有的女人还没有男人，不过她们也不愿留下，只说：“俺不服水土，胸口憋得慌！”

一个秋天过去了，锅头老叔没有留下一个女人。不过他仍不灰心。他知道这是一生一世的大事情，哪能那么简单？

第二年秋天又来了，玉米一节一节往上蹿。“快长快长，疯长吧！”老叔在心里喊着。玉米林子形成的时候，老人又在地里来来去去了。他想大闺女家一个人钻到玉米地里，大半都是些有心事的人，也是些泼辣人。再也没有比到玉米地里找媳妇更聪明的办法了。他想到这些，愈发佩服光棍汉土成。

深秋到了。那些外地人又来了。这一年上，锅头老叔一口气抱住了好几个偷玉米的外地女人。她们都不在乎，还嘻嘻笑。老叔说：“吃人的嘴短，拿人的手短。想不想留下来过日子？”女人说不中不中。她们当中有人愿意留下来过上一个冬天，可一直留下来，那可不行。

住一个冬天，那也不错啊！那就是说，儿子可以在一个冬天里有他的媳妇了！老叔于是赶紧把那个女人领回了家去。

小就见了领回的女人就跑，老叔喝了两声没喝住，就抄起了一根扁担。儿子这才站住。他把儿子和女人关到了一个屋里，

当时村里没有一个人知道。

十天半月过去了，那个女人又白又胖，眼神里全是光亮，说这里人到底比那里人好一些，吃得也实在。冬天过得真快啊，一晃天要暖了。小就夜里搂着媳妇哭，说活活分离啊，还不如死了好。老叔跟女人商量说：“续下去中不？”女人想了想说：“不中。”

不过她要再多住些日子。她说要报答报答这户人家。

这一住又住了一个月。女人忽然在一天早晨蹦到院子里，大骂了一句粗话，高喊：“我不走了！”

一家子搂着笑了好久，小就真的有了长久的媳妇了。小就说：“俺要不好好过日子，让俺死。”

后来小就的媳妇生了两个儿子，她又勤俭又孝顺，待男人好，待公爹也好。她在锅头老叔最后那几年里，还亲手为他洗澡、翻身、挠痒痒。

小村里的年轻人个个都能闹腾。他们吃饱了饭，干活时又花不尽力气，就想打一架。不过大家都知道打架是怎么一回事，很少一口气把别人打坏。打架打得恰到好处，一个一个脸上通红，喘呼呼的，身上一层小汗珠儿，这就算不错了。

大白天打架不太好，因为在街道上、巷子里，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不像那么回事。最好是在晚上，更好是再有点月亮。

大伙儿分成一帮一帮，呼喊着的，揪住一个对头狠狠揍。这叫打群架。有时候一场大架打到天亮，打得满头是灰、是抓挠的印痕。这样的打法最让上年纪的人愤恨。他们说：“吵得人睡不沉！”他们希望年轻人留住力气干活。

姑娘们也参与了打架，她们与小伙子摔跤，一下一下让小伙子摔倒，高兴得哈哈笑。“哎呀你这个驴玩意儿，真有力，真有力！”她们力图将男的摔倒，有时也真能摔倒。小伙子压住了姑娘，呼天喊地大叫，说再敢不干了？姑娘们大声嚷：“不敢了不敢了！”

一帮一帮人在街上跑来跑去，狗汪汪大叫。老人们在窗子前面大骂，骂得越来越难听。

年轻人跑着，追着，一头钻进了大玉米地里。这下子好了，谁也管不着了。他们小心地侧着身子在地垄里跑，唯恐碰坏了庄稼。这时候主要是藏，是找，是一下子把对方扑倒。对方为了不压坏玉米，也倒得利索。他们哈哈大笑，在玉米地里蹿来蹿去。一地的野物都给惊起来了，它们尖声大叫，有的一蹦老高，有的飞到了天上。大鸟本来在玉米棵里睡得很美，突然被惊动了就有些火，它一下一下啄人的头发。狗最后也跟来了，它们首先在玉米地垄间追赶野物，来来往往十分繁忙。主人吹一声口哨，它们就回到各自主人身边。主人跟别人动手，它们